

# 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图式语言分析

叶莉, 李聪慧, 刘瑶

(中国矿业大学 建筑与设计学院, 徐州 221116)

**摘要:** **目的** 以剑川白族的民族文化艺术环境为背景, 通过运用图式语言理论, 对剑川木雕装饰纹样进行图式语言提取与分析, 揭示图式语言与传统纹样的对应规律及作用机制。**方法** 从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分类入手, 结合实地考察, 对其艺术形态进行梳理, 分别从共性图式和特性图式两个方面, 剖析剑川木雕装饰纹样图式语言的特征。一方面通过图式的概括性特征分析, 对木雕纹样的创作题材和艺术表现形式进行分类描述与梳理; 另一方面基于图式的规律性、指向性、多维性和跨文化性特征, 对传统视觉语言的构成元素和元素所构成的认知图式和审美图式的内在规律, 进行分析和解读。**结论** 不仅对特性图式的单个符号到整体布局的演变过程进行了分析, 而且提出了共性图式隐藏的内在秩序和规律性问题, 为民族纹样传承和创新, 提供研究思路和实践方法。

**关键词:** 剑川木雕; 装饰纹样; 图式语言; 图式理论

**中图分类号:** J5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3563(2020)10-0331-06

**DOI:** 10.19554/j.cnki.1001-3563.2020.10.055

## Schema Language of Jianchuan Wood Carving Decoration Patterns

YE Li, LI Cong-hui, LIU Yao

(School of Architecture and Design,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221116,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Jianchuan Bai nationality's cultural and artistic environment as the background, the work aims to carry out the schema language extraction and analysis on Jianchuan wood carving decoration patterns based on the schema language theory, so as to reveal the corresponding rule and action mechanism of schema language and traditional patterns. Combined with the field survey images, Jianchuan wood carving decoration patterns were sorted out based on their classification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chema language of Jianchuan wood carving decoration patterns were analyzed from the common schema and characteristic schema. On the one hand, the classified description and sorting of the creative subjects and artistic expressions of wood carving patterns were carried out by analyzing the gene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ema. On the other hand, based on the regularity, directivity, multi-dimensionality and cross-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chema, the elements of traditional visual language and the inherent law of the cognitive schema and aesthetic schema constituted by the elements were analyzed and interpreted. Not only is the evolution process from a single symbol of characteristic schema to its overall layout analyzed, but also the internal order and regularity concealed by common scheme are proposed, which provides research approaches and practical methods for th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of the national patterns.

**KEY WORDS:** Jianchuan wood carving; decoration patterns; schema language; schema theory

工匠刻刀下的剑川木雕是图形、符号、纹样等视觉信息交织成的视觉艺术品。人们在欣赏传统剑川木

雕纹样时, 多会忽略外显纹样表层下的内在结构和构成骨骼。如何归纳剑川木雕的装饰纹样创作特点? 如

收稿日期: 2020-02-15

基金项目: 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重点项目(B-b/2018/01/10)

作者简介: 叶莉(1978—), 女, 江苏人, 博士, 中国矿业大学建筑与设计学院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视觉信息认知、学习体验设计。

何挖掘剑川木雕的装饰纹样的内在规律?又如何从民族纹样传承和创新的角对其进行深入研究?鉴于传统民族图案纹样“时空度”的复杂性,聚焦纹样多尺度空间结构和人文生态过程下的大型复合型纹样的图式语言构成方式,揭示图式语言与传统纹样的对应规律及作用机制,以典型剑川白族地区木雕艺术为切入点,探索传统木雕纹样保护与传承“图式语言”的有效途径。

## 1 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种类

剑川隶属大理白族自治州,素有“中国木雕之乡”的称号,滇西一带流传有“丽江粳粳鹤庆酒,剑川木匠到处有”的谚语,可见其影响之广。剑川古城是滇藏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一直是进入“三江并流”腹地的必经重镇。贸易通道带动了文化和艺术的交往与流动,剑川作为“三江名城”也倚靠特殊的地理环境,形成了异域文化与本土文化交融后的独特艺术生态。剑川木雕装饰纹样作为木雕技艺的艺术表现形式,不仅是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且是中国传统图案纹样的历史物证。它通过丰富的视觉语言,记录了白族艺匠们在剑川地区的艺术创造活动与创作思考过程,展现出不同时期的艺术形象发展历程,代表了白族传统文化语言与强烈的民族艺术特征。剑川白族木雕主要用于建筑雕刻、家具装饰和艺术陈设,以建筑装饰为对象的剑川木雕工艺,可以分为以门窗户牖为主体的装饰纹样类和以建筑构件结构特征为依托的依势造型类,如月梁、金柱、斗拱、廊柱上面的装饰;除了建筑雕刻外,家具与艺术陈设品中的剑川木雕的装饰纹样题材,同样丰富多彩,造型生动,包含动物、花草植物、博古人物、抽象几何和文字纹样五大类题材。

## 2 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图式语言特征

“图式”最早出现于西方哲学的论述中,到20世纪下半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正式提出“schema”(图式)一词,用以解释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间的链接<sup>[1]</sup>。“图式”从产生初期就作为一种媒介,对认知行为尝试加以修改或重建以适应环境。图式直译为图的式样,它不仅是一种视觉语言,而且是一种认知的功能结构,与人们以往曾感知的各种形态信息的记忆相关联,认知在对信息进行整理、归纳、识别和呈现的过程中,形成稳定的知觉记忆,目的是达到对信息的准确理解和明确传达。图式作为动作的结构或组织,也包括了思维等认知的动作<sup>[2]</sup>。图式语言通过“同化”把眼前陌生的形状图式纳入到原有的、稳定的知觉记忆中,从而达到对新事物的准确转译。当人们在认知过程中遇到不能用已有“图式”同化新信息时,通过增补、提炼、调整认知结构,以及组织

修正原有的认知图式结构,即在新经验中完善原有图式,达到非话语信息的有效传递,这一过程在图式理论中被称为“顺应”。图式语言在同化和顺应两种机制间交替转化、丰富发展,具有规律性、指向性、多维性以及跨文化性等典型特征。贡布里希在《艺术与错觉》中论述了艺术创作与图式的关系,印证了图式理论在艺术创作中作为信息传达媒介所具有的整体性、转换性和自身调整性,是图式理论中“个体的认知水平完全取决于个体具有什么样的认知图式”的观点在艺术研究领域的佐证<sup>[3]</sup>。

图式语言建立在知觉恒常性的生理特征上,并且能够在后天的学习过程中利用不断积累的知识和经验,加以修正和更新。对传统纹样的图式研究主要是基于艺术形式经验的图式,依据人们对图像的识别与认知能力,在艺术审美的认知过程中,探索外物(纹样的外在形式)同化于内部图式(心理结构与信息结构)的认知转化过程及其规律。人们经验中的心理图式可以被纹样的视觉组织图式激活,内部图式顺应视觉结构进行感知,带来审美体验与享受的同时,能够跨越语言、文字、习俗、地域、信仰以及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进行转化与解读。因此,图式所构成的视觉语言和信息结构,是以视觉组织模式的形态出现的,视觉结构与艺术语言一样具有外显与可感知的特性,在发挥图式的认知功能时,也能间接地塑造审美意识,唤起情感体验<sup>[4]</sup>。

### 2.1 规律性

阿恩海姆认为,任何知觉活动都具有某种抽象性,但图式并非只是抽象的产物或某种形式语言简化的取向,它能够把握事物的普遍特征并随着经验的增长逐渐被完善的先验性的粗略范畴。因此,图式语言产生知觉概念的过程,是以人类先前的视觉经验为基础的。“经验”的产生,一方面取决于生存环境、地理环境所给予的基本一致的普遍视觉经验;另一方面又依附于受众的生理条件,即人类视觉规律的共通性,人们在无意识活动中进行了整个知觉过程,视觉经验下的图式易于被受众解读。人们的知觉行为更多的是处于图式加工的过程中,是在个别表象下找寻熟悉的、常见的规律性特征。

### 2.2 指向性

图式语言与符号在信息传达中均具有指向性。例如,当人们欣赏剑川木雕纹样时,分别获得了关于其形状、色彩以及质感等方面的图式信息,图式在认知的加工过程中将所见的形态和造型结构进行转化与翻译,自动找寻纹样的内在骨骼、结构和组织形态,并将其与先前经验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合成了纹样寓意的感性形象。相比文字信息,图式语言与通用符号一样,注重信息加工过程的通感和共识,图式语言引导下的认知判断首先是一种从审美对象上发现普

遍之物的认识活动<sup>[5]</sup>，随后木雕装饰中的纹样与受众生活中的普遍之物相连接，再加上受众视线和心理在图式结构下的快速引导，使得纹样的视觉信息指向清晰、明确，纹样寓意与审美内涵的传达则变得直接和高效。

### 2.3 多维性

云南白族剑川地区是剑川木雕技艺保护与文化趋同化发展的地区。独特的人地关系、民族风情创造了丰富多样的纹样艺术与图式语言体系，但在城市化的发展下，民族文化不断交融聚合，图式语言因其具有的内部特性，在心理图式、人文图式的内部层面表现得更为隐喻，需要通过纹样元素及其之间的视觉表征、比例关系、构图结构等视觉感知方式进行呈现。例如一些口口相传的传统纹样，在多元文化的冲击下，即使是本民族的青少年，对剑川木雕艺术表现中的民族传统文化思想和审美情趣也知之甚少。另外，纹样的图式语言构成存在着类比、对比等关系，并通过图案纹样的语法和修辞手法对寓意进行隐性阐释，这也加深了青年人对其深入理解的难度。

### 2.4 跨文化性

剑川木雕纹样是白族文化的艺术性呈现和可视化表达，是白族人进行情感传达、艺术构思、思想演绎的重要载体，它一方面是白族人对民族艺术的继承，另一方面也是民族文化对其他文化不断吸收和接纳的产物。在全球化的当下，面向不同种族、不同文字、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进行跨文化交流日益普遍，对本民族特有的艺术与文化传统进行保护也愈加紧迫，图式语言介入下的纹样研究与创作，能够让受众在视觉审美的过程中快速产生共鸣，像符号、标识一样在视觉形象上直观地运用艺术语言来表达和传递情感、信息与文化寓意<sup>[6]</sup>。

## 3 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图式语言分类

以剑川木雕门窗上的装饰纹样为研究对象，基于图式的原型性和可视性，对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图式语言进行分类研究，提高图式语言在图案学和纹样设计实践中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立足设计学科的视角，将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图式语言分为纵向特性图式和横向共性图式两大类，并分别对各自特征进行归纳与分析，深入探讨民族艺术遗产保护与传承的“图式”途径。

### 3.1 共性图式分析

共性图式的隐性特征突出，需要结合原有的、稳定的直觉记忆才能对纹样图式有明确的辨识，因此相较于特性来说，其纹样结构的快速认知更有难度，依赖自身的审美经验，其特征表现得更为含蓄和隐晦。剑川木雕中的共性图式更需要审美经验的积累和理

性的分析，共性图式的总体布局以隐性的、间接的形式进行传达，需要思维认知、同化的加工过程来提取纹样内在的骨骼结构，然后才可以顺应共性图式的结构，完善认知中对图式秩序和规律的迭代更新。与特性图式中的显性特征不同，共性图式的提取一般通过点、线、面进行纹样的分割和解剖，以获得一种秩序和规律，即使隐藏在纹样结构和骨骼中，也可以被分析和感知<sup>[7]</sup>。纹样共性图式结构的表达形式需要从具体模式转换到抽象模式，因此，无论是视觉上还是感知上，它都会给人一种内向而含蓄的审美体验。

#### 3.1.1 理性严谨类

理性严谨类纹样图式是对复杂纹样的抽象和概括。例如，人们对日常生活中存在的物体进行抽象提取，如棋盘、渔网、田野、栅栏等图像，并利用点、线、面相互交织组合来进行几何视觉表达，“米”字、“井”字和九宫格，是理性严谨类图式中被高频率使用的代表<sup>[8]</sup>。“回形莲花纹”横向图式语言分析见图1，依据窗的圆形尺度改变了原有直线的回字形态，运用弧形几合曲线与回旋的结构相互穿插。纹样看似复杂但整个纹样的图式结构脉络十分清晰，中心部分是由四个圆形骨架组成的几何圆形，填充了四个直角部分的变形莲花图案，起到辅助作用，传达出一种平静、稳定的图式语言。“博古梅花纹”横向图式语言分析见图2，方窗虽然是博古梅花纹，但是在装饰形态上，各部分的图案都是按照棋盘式的几何形态结构进行合理布局的。尽管装饰纹样种类繁多，但仍能直观地感受到几何形状的示意结构。设计者既可以根据内部几何形状的示意结构添加新的装饰纹样，也可以运用原有的装饰纹样重新安排和布局到另一个图式结构中，组合形式的多样为纹样的创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也增强了民族图案的辨识度<sup>[9]</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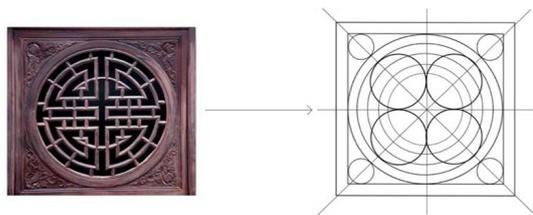


图1 “回形莲花纹”横向图式语言分析  
Fig.1 Analysis of transverse schema language of “Fret Lotus Patte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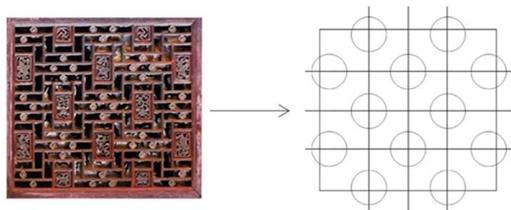


图2 “博古梅花纹”横向图式语言分析  
Fig.2 Analysis of the transverse schema language of “Bogumie Patterns”

### 3.1.2 感性情意类

无论是从纹样元素组成还是结构分析上,感性情意类图式比理性严谨类图式显得更为复杂。“白鹭荷花纹”横向图式分析见图3,纹样中的每一个元素都按照一定的节奏感定位和分布在特定的曲线结构中,与理性严谨的图式相比,感性情意类图式的主观性更强,具有和中国画构图一般的诗情画意和节奏韵律。

### 3.2 特性图式分析

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特性图式是指纹样布局中具体呈现出来的单个元素的可视图式,特性图式需要经过大脑的认知才能实现一系列的提炼、简化、抽象等,最终形成一种拆分化的、相对感性的形式结构。

#### 3.2.1 花鸟动物类

蝙蝠如意纹样的主要元素是蝙蝠和如意两种纹样,见图4,如意纹样在传统装饰艺术中一直寓意吉祥如意。最初的蝙蝠造型并没有给人美好的视觉印象,随着传统木匠的艺术创作和加工,进行变形和美化的艺术处理后,使原本并没有多少吸引力的物体变得极具装饰性和美感。“蝠”与“福”同音,寓意吉祥,这种对蝙蝠的变形处理和赋予吉祥寓意的艺术加工过程,是可以通过视觉图式来表达的。

#### 3.2.2 几何图形类

几何装饰纹样多以重复形式的条状图案出现,用于缘环板边缘。作为门窗装饰的重要辅助图形,以两种形式存在,一般用于直角转折型和曲线环绕型。几何形装饰纹样迂回而连续,以一个基本形态作为几何装饰纹样的基本元素。“回形纹”和“万字纹”的特性图式语言分析见图5,它不仅可以作为主要装饰元素的陪衬而存在,而且可以作为装饰主体。门窗上的万字木雕纹样将两个万字“卍”的两端用短线条连接起来,然后按照一定的轨迹重复连接,最终演变成万字纹图案和十字图案并存的正负图形。这个纹样有“千福万寿”的意思,“万字”也被称为“长寿织锦”。这种装饰纹样不仅适应性强,而且还具有很强的节奏韵律感。从分析中可以看出,这种类型的图案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进行组合和拼接,从而产生不断变化的纹

样和图式。“马蹄纹”特性图式语言分析见图6。多个连续的抽象马蹄纹按照一定的轨迹循环重复、相互连接,呈现出波浪状的视觉效果。

博古人物纹包含了许多独立的元素,包含花瓶纹、如意云纹、石榴纹、牡丹纹等。“博古纹”特性图式语言分析见图7,这些纹样元素的组合用以传达“平安如意”,“瓶”同“平”,寓意平安,“云”同“运”,寓意好运等。以回形纹进行穿插表达绵延不断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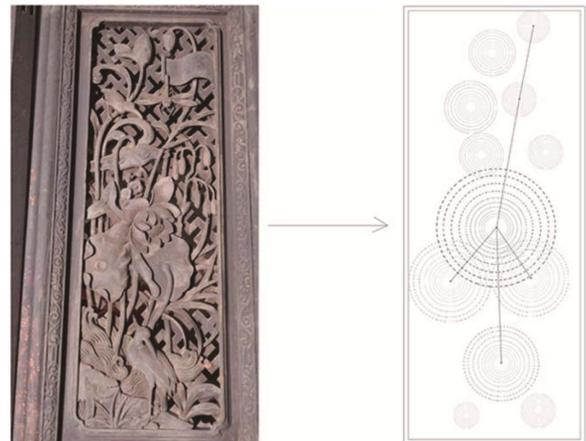


图3 “白鹭荷花纹”横向图式分析  
Fig.3 Analysis of transverse schema of “White Egret and Lotus Patterns”



图4 “蝙蝠如意纹”特性图式语言分析  
Fig.4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racteristic schema language of “Bat RuYi Patter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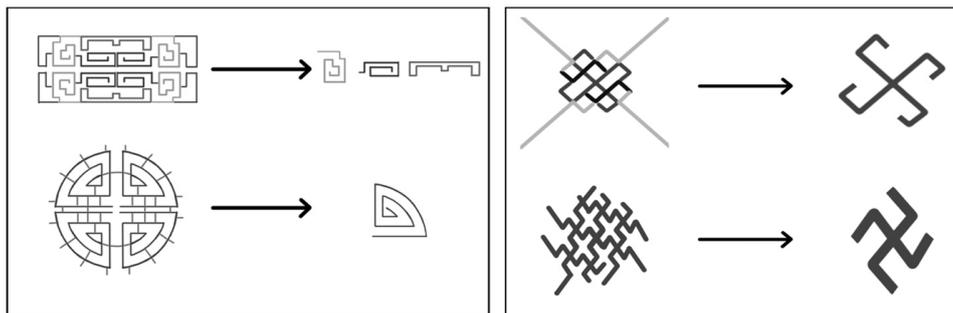


图5 “回形纹”和“万字纹”的特性图式语言分析  
Fig.5 Schematic diagram of characteristic schema language of “Fret Patterns” & “Character Patte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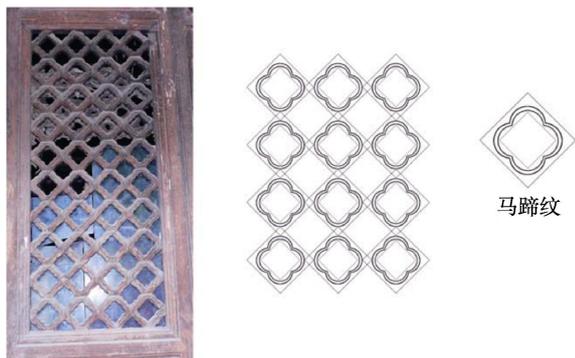


图6 “马蹄纹”特性图式语言分析  
Fig.6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schema language of “Horseshoe Pattern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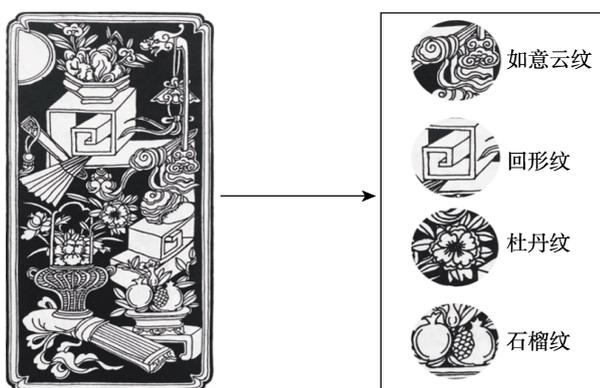


图7 “博古纹”特性图式语言分析  
Fig.7 Analysis of characteristic schema language of “Bogu Patterns”

从纹样图式语言分析中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一些复杂的纹样却是以一个基本形为单位来进行延伸、拼接和组合的，由简到繁最终形成一个新的整体纹样。无论是共性图式还是特性图式，都可以通过装饰纹样的造型结构、位置延伸以及动态方向等，把握整体图式结构的特征和样式。

#### 4 图式语言的纹样设计可行性实践分析

从本文对剑川木雕装饰纹样进行的图式化结构提取的实践中可以看出，图式语言作为不断运动的变量，在尺度、秩序、语法、意义等骨骼与结构的生成过程中，与形式功能不断融合。一方面，图式的形象直观性要求对剑川纹样的研究要从感性的直观和知性的直观双视角，把握纹样特征和共性的模块化结构，这种变量的存在是设计实践过程的依据，设计实践应遵从心理图式与人文图式的内隐结构，通过对视觉元素的设计转化，逐步形成外在显性知识结构的视觉呈现，这一过程是对传统图式语言的丰富、更新与再设计；另一方面，“图式语言”的普适性和地方性，决定了其相对稳定的组织结构，例如在剑川纹样创新的实践中，设计师可以选择相应的图式结构对既有纹样进行定位与布局编排。原有相对稳定的图式结构在

认知层面符合受众先验，呈现出明确的信息传达，因此，图式结构分析是进行图式语言研究和纹样民族特征表现的首要环节。在对创作对象进行抽象、提取之前，就需要对后期形成的纹样进行评估和预判，找寻适合的图式结构，在观察和解析的过程中，逐步完成视觉元素在内在图式结构上的呈现。图式结构分析这一环节的完成，同样有助于对传统剑川木雕装饰纹样的分类、收集与整理，也为传统民族纹样的跨文化传播提供了理论基础。

综上所述，剑川木雕装饰属于精神性的实用器具，对其图式语言的探索与分析，有利于在设计过程中把握从隐性到外显、从内在到外部、从认知层面到审美层面的活动规律，有利于在审美日趋复杂的当代，更好地理解纹样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规律。木雕装饰上的表面式样虽然会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发生变化，但是内在认知图式和审美图式的骨骼结构，则因为图式结构的稳定性而发挥着跨越文化和时空的作用。

#### 5 结语

剑川木雕是白族世代相传的古老技艺，其中包含的不仅有风土、人情、回忆，还有传统民族艺术所特有的历史价值和审美意蕴。剑川木雕中的门窗装饰纹样是剑川木雕工艺的杰出代表，其中理性严谨类图式在形式感受上平稳庄重、装饰性强，“米”字、“井”字、“田”字为代表的独立式、连续式和适合型结构，在形式上具有高度的对称性和规整的连续性；感性情意类图式与理性严谨类图式所遵循的秩序和规整特征相对，形式结构以均衡为主，主体结构上的纹样布局相对自由，注重大小、位置、疏密上的视觉平衡关系，以“枝叉”、“S”形波状、“C”形结构为主。剑川木雕门窗上的特性图式纹样所表现的主要题材，对创作元素的运用也有数量上的通用规则，花鸟动物类纹样多选用四季花鸟、珍禽灵兽为主体元素，单体画面中出现的纹样元素一般不超过三种；抽象形态一般表现为几何类图式纹样，手法概括，富有韵律和节奏，回型纹、冰裂纹、万字纹、马蹄纹等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延展或变形，一般以一种抽象的几何纹样作为画面的主要装饰元素；博古人物类图式的纹样，则以神话故事中的仙道宝物、仙兽人物等为创作题材，此类纹样元素的数量较多。

图式的合理运用可以从方式方法上帮助人们观察、理解、审视和探索形式复杂的复合式纹样，找寻隐藏在纹样表象下的结构特征和规律。纹样图式作为审美载体，同时承载着内在隐性信息和外在显性的艺术形式。当然，除了作为审美对象，图式的本职是参与到构建艺术形象的内在结构和组织形式之中，是主观认识与客观视觉感受的媒介，同时辅助审美活动的产生。虽然图式在不同的艺术与设计创作领域中呈现出的方式并不完全相同，但是可以确定的是，在图案

与传统纹样领域中的图式语言,不仅可以构建心理认知过程,而且同时助力审美体验。取证于优秀传统文化与民族艺术资源中的剑川木雕文献和图像资料,使人们通过民族纹样图式的方式,了解艺术家们对生活的理解、对木雕技艺的艺术阐释<sup>[10]</sup>,白族艺匠所展示的正是人们在审美活动中所感受到的艺术体验与文化传承的过程。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剑川木雕所创造的艺术形象既具有鲜明的民族特征,又包含艺术本体所具有的普遍性和一般性:特性图式塑造其内容和寓意,共性图式则凸显了规律与秩序。运用图式理论对剑川木雕纹样进行深度解读,发现装饰纹样的内在组合逻辑和外在表现特征,从这些视觉形象中感受白族艺匠独特的艺术表现形式,体会民族特色的审美情趣与生活意味,探讨传统纹样元素间组合创新的可行性,丰富图式语言体系。

#### 参考文献:

- [1] 袁铎. 艺术图式研究—图式概念和理论运用[D]. 杭州: 浙江师范大学, 2016.  
YUAN Duo. The Study of Art Schema Concept Defin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Theory[D]. Hangzhou: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2016.
- [2] 黄琼. 图案图式化的现代性研究与应用[D]. 北京: 北京印刷学院, 2014.  
HUANG Qiong. The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of Pattern Graphicalization Modernity[D]. Beijing: Beijing Institute of Graphic Communication, 2014.
- [3] 贡布里希. 艺术与错觉[M]. 长沙: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2006.  
GOMBRICH E H. Art & Illusion[M]. Changsha: Hun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rporation, 2006.
- [4] 金旭东. 图式思维在现代室内设计中的应用[J]. 艺术评论, 2017(12): 157-160.  
JIN Xu-dong. The Application of Graphic Thinking in Modern Interior Design[J]. Art Criticism, 2017(12): 157-160.
- [5] WANG W, HONG K. Build Communication Protection Platform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xpand Channel of Open Access to Shared Information Resources[C]. Beijing: Proceedings of the 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operation and Promotion of Information Resources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INFO 2010), 2010.
- [6] 田云飞. 楚艺术图式纹样的价值研究[D]. 武汉: 武汉理工大学, 2010.  
TIAN Yun-fei. The Research on Art Value of Graphics in Chu Culture[D]. Wuhan: Wuh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0.
- [7] BARWICK L, MARETT A, WALSH M, et al. Communities of Interest: Issues in Establishing a Digital Resource on Murrinhpatha Song at Wadeye[J]. Literary and Linguistic Computing, 2005, 20(4): 383-397.
- [8] 朱存明, 顾颖. 论汉画像祥瑞观念的图式表现[J]. 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6): 72-79.  
ZHU Cun-ming, GU Ying. A Study on the Schema Expressions of Auspicious Ideas in the Han Paintings[J]. Journal of Jiangsu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6, 18(6): 72-79.
- [9] 戴绍觉. 明代缠枝纹样的图式结构初探——以明锦纹样为例[D]. 北京: 中国美术学院, 2013.  
DAI Shao-jue. The Research of Entangled Floral Branch Pattern Schemata Structure in Ming Dynasty: in the Ming Dynasty Brocade Patterns as an Example[D]. Beijing: China Academy of Art, 2013.
- [10] 薛拥军, 吴智慧. 广式家具的木雕装饰特征及其成因分析[J]. 包装工程, 2012, 33(8): 84-87.  
XUE Yong-jun, WU Zhi-hui. Woodcarving Decoration Features and Cause Analysis of Guang Style Furniture[J]. Packaging Engineering, 2012, 33(8): 84-87.